



1993年夏天,我还是一个刚刚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南方少年。在隔壁村庄一个阴暗、潮湿的旧书摊,发现了两本1985年出版的《诗刊》,就在其中的一本第五届“青春诗会”的专号上,我读到了诗人张烨的《高原上的向日葵》:“……在你的转盘里嵌满的全都是/灰黄色的小茅屋/旋转,强烈而飞速的节奏/向着太阳旋转看你的痛苦和希望/当阴暗的天穹没有一丝阳光/当你嫌一个太阳还太少/你的每一个转盘都变成了太阳/千万头金狮腾云狂舞”。不消说,一个热爱诗歌的南方少年内心的震撼有多大了。

非常有趣的是,2015年第9期《诗刊》集结了“青春回眸”的诗歌专号,再次刊发张烨的早期代表作《高原上的向日葵》,以及新作《雨中塔尔寺》。时光仿佛回到了二十二年前江南小镇的夏日,对诗神的膜拜使人热血沸腾……

对我来说,这是滞后了八年

命运或孤独的生涯

◎ 缪克构

的阅读;对张烨来说,1985年则已经是三十年前的时光。不,应该再往前推,1965年,那是半个世纪以前了,她大量的诗歌发轫于那个时期,及至“文革”中的那些反映爱情和社会现实的诗歌……

如今,这些相距半个世纪的诗歌“隔着时空凝望”——这也是张烨最新诗集的书名——不能不令人感慨。正如她在札记中所写:“诗是一种命运,一种孤独的生涯。诗也是诗人的一种活法,一种宗教情怀。”

《隔着时空凝望》收入了诗人205首诗作,分为《秋履集》《域外集》《锦年集》三辑。其中《锦年集》154首,从1965年8月的《给安娜·卡列尼娜》到1979年2月的《雨夜琴声》,也许从诗艺方面讲并不如八十年代以后的作品,但从题材方面讲却是十分震撼人心的,当中的大部分作品写于“文革”时期(这些诗作曾被收入陈思和教授主编的《潜在写作丛书》中的九人合集《青春的绝响》中,张烨最早的诗集《诗人之恋》也收入了其中的诗歌)《域外集》则收入了诗人行走于挪威、爱尔兰、土耳其、希腊的作品。《秋履集》的题材就更为丰富了,有写城市的、感情的、他乡的、战争的、灾难的,不一而足。因此阅读这种一部诗集所需的力气就可想而知了。

秋夜无尘,月光朗照。读着张烨这些相隔半个世纪的诗篇,

内心其实是持久地激荡着的。“这一老一少的目光饱含着多少人生的忧伤与欢乐;她们彼此用目光诉说着诗与生活,诗与时代,诗与思。”《后记》中的这段话,大抵可以作为解读的钥匙,进入张烨诗歌的内核。

“诗与生活”——从“水晶恋歌”到“不朽的幸福”。张烨早期抒写爱情的诗歌,如《车过甜爱路》《“大女”的心律》恐怕至今仍为一些读者所熟悉和喜爱。这本诗集中也有这样的诗句:“羞湿而坚贞——沉醉而清新——那是我们这代人的爱情方式。/未来的年代呵,/你们的爱会怎样?/你们如何评价我们的爱情?/我们这代人也有可取之处呐,/爱得纯粹,爱得古典,这应该是一种永恒的美。”(《纯真的爱》1973.2)隔着时空凝望,诗人在三十余年以后写道:“没有谁能像我那样虔诚/郁金香的品格/一枝挺拔的躯茎孕育一个信念/一生忠于一个挚爱/当整个世界遍地激涌/有性无情的旁枝花簇/谁拥有这支水晶恋歌/谁就拥有被称为不朽的幸福。”(《水晶郁金香》2004.10)对情感的专注与虔诚,经过岁月的沉淀,更加芳菲和迷人了。

张烨的诗歌中,不只是对情感的歌颂和对时代的记录。她更为重要的作品,应该是融通了时代与情感,带有深刻哲思的诗篇。隔着时空凝望,对“诗与思”的探究,才是诗人最为重要的贡

献。从诗人早期的《高原上的向日葵》,到中期的《奥斯维辛之歌》《灵魂杀手》《在茫茫春水上放一朵玫瑰》,再到新近的《雨中塔尔寺》,应该说都是这方面的佳作。这些诗篇,集中体现了张烨诗歌的现代性:通过写意与写实,远与近的对比,以及比拟与象征等修辞,使个体经验与普遍意义结合,直抵人心。如《雨中塔尔寺》,写“远”：“滂湿四山,萦绕塔尔寺”;写“近”：“他们五体投地,趴出一汪汪水花/像鱼那样在浪中颠簸”。写意:“从空中抽出无限思绪”;写实:“转钟、摸石头、点灯、莫名地绕圈”。写“个体经验”：“我一直在追寻某种意义/任何意义都伴随痛苦的过程/无异于勇敢的探险”;写“普遍意义”：“混乱和欲望在世上蔓延/放纵嘲笑节制/污浊驱赶纯洁/这个世界倘若没有了敬畏与信仰/会是怎样?”然后这样收尾:“远望塔尔寺/雨丝依旧。更粗放了些/塔尔寺,又增添了什么?”诗人在此留白,留给读者无限遐想。

张烨十余年未出诗集,此次将相隔半个世纪的诗篇辑录在一起出版,可谓意味深长。半个世纪的时间,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时代而言,都是漫长的。因此,这本诗集既可以说是个人史,也可以说是一个时代的见证。当然,这本诗集最为打动我的,是对诗艺,也即对现代性的追求。

新书推荐

《1+12：通向常识的道路》刘苏里著,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梁文道、萧瀚、于向东、高全喜、阎克文、卢跃刚、金雁、钱永祥、郑也夫、刘小枫、止庵、吴思,十二位当代中国学者鼎力助阵,与刘苏里围绕“重温经典”这一主题展开对谈,看似离散的话题、貌似无关的书籍,为你带来不一样的角度与思考。本书所讨论的对象包括潘恩、韦伯、凯恩斯、马基雅维利、老子等,他们或开辟了前所未有的观念领域,或深刻影响了人类的政治、社会和日常生活实践。刘苏里站在一个历史上稀有的“原点时刻”进行思考与发问,与和他旗鼓相当的十二位谈话对手,以开放的、富于政治想象力的、尚未被技术化驯服的思维,为我们展现了人类智慧转化为中国智慧的可能。

《加利利海的船》(美)谢利·瓦克斯曼著,商务印书馆出版

1985年夏天,加利利海西北岸一个集体农庄的两兄弟在加利利海岸边发现了一艘古船。这是在加利利海发现的第一艘古船。本书由加利利海古船的发掘者谢利·瓦克斯曼以第一人称角度讲述古船的意外被发现、古船发掘以及后期保护和展览的历程。作者亲身经历古船的发掘,真实描述了古船发掘现场紧张、热烈的气氛,讲述了围绕古船发掘与保护面临的种种困境以及克服困难所做出的努力,而对犹太人历史的追述、对古船构造的讲解和古船年代的判断又融入了许多专业性知识,使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增长了对考古发掘和船只构造的了解。谢利·瓦克斯曼,是美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圣经考古学教授,圣经考古与水下考古领域专家。

《去波斯湾看海》孟晖著,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

知名作家、中国传统物质文化研究者孟晖的最新文化随笔集,内容涉及当代的一些书、一些文化现象,另有对旅行中所遇到见到的一些文化对象的思考。作者观点独到,文字清新,表达节省精到,读了不仅增广见闻,而且也可以领略作者本人的审美情趣、阅读阅历。

《淑女之家》鬼马星著,21世纪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中国优秀的推理小说家。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向来是沈家的禁地。但是这些日子,却从那里散发出一股腐臭味。女佣人章玉芬悄悄走进去,不料却在铁箱中发现了女主人沈碧云的丈夫的尸体……大雨滂沱的傍晚,简东平巧遇女扮男装的撰稿人周谨,有“数字强迫记忆症”的周谨在说了一堆看似毫无意义的数字后,便消失在雨中,简东平没想到这竟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周谨。在周谨遗落的行李箱里,简东平发现了一本沈碧云撰写的自传——《淑女之家》。周谨究竟到哪里去了?为什么她的行李箱里会有沈碧云的自传?她的失踪跟沈家有什么关系?沈碧云的丈夫又因何陈尸大铁箱?好看的故事吸引读者。

穿越时空,经典相望

◎ 闵捷

上海古籍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咖啡与茶”丛书,打破时空的界限,通过虚拟的超时空人物,将同类型中西大师的名著巧妙地联系在一起,营造出一个“超时空对话平台”;更将人们乐之不疲的线上社交平台“朋友圈”,创造性地引入了从书体例。于是,老子与亚里士多德,孔子与苏格拉底,庄子与叔本华,管子与亚当·斯密,孙子与克劳塞维茨,屈原与但丁,李白与拜伦,汤显祖与莎士比亚,纳兰性德与济慈,曹雪芹与巴尔扎克——这二十位在哲学、经济学、军事学、诗歌、戏剧、小说等领域闪耀于人类星空的大师,在丛书中有如“重生”般汇聚一堂、切磋交流,甚至与当代人一样互赠诗文、抢楼点赞,使读者仿佛身临彼时的交际网络,亲身体验大师心境和

才思。

诸位大师得以相聚,个中颇多机缘。如李白与拜伦,在百年之前便已结缘——清末著名文人苏曼殊是最早将李白与拜伦的瑰意琦行等而尊之的,其在《断鸿零雁记》中曾言“拜伦犹中土李白,天才也”;著名学者吴经熊亦有“李白之于杜甫,就如拜伦之于华兹华斯”之经典譬喻。又如曹雪芹与巴尔扎克,他们笔下百科全书式的图景、“风月宝鉴”与“驴皮灵符”关于“欲与能”的隐喻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处,而将《红楼梦》誉为“中国说部登峰造极者”的林纾,正是中国译介巴尔扎克第一人。再如辅佐“春秋首霸”的名相管仲与“日不落帝国”的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虽然时隔两千多年,但后者的“国富论”“看不见的手”“物价由市场决定”等思想

理论都可以在《管子》中找到近乎完美的对应。至于同遭放逐的贵族诗人屈原与但丁、同年陨落的话剧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东西二“兵圣”孙子与克劳塞维茨这几颗众所周知的双子星,则更是毋庸置疑了。

该套丛书的策划编辑底谓先生,笔砚案头之外,亦是著名画家、哲学家。他指出:一方面,中国古典大师的卓越成就,由于语言习惯的变迁,已难以直接为今天的读者所接受。即便是具有高等学历者,若非文史专业出身,同样无法与经典大师零距离交流。另一方面,中华民族要走向世界,必须具有世界性的宏观视野。丛书中所有对话访谈,皆引原文,详注出处;大师之间的评论酬答,亦有典据,或出自诗词集评,或出自小说批语,或出



自尺牍传记;至于历代学者的研究评论、艰涩屈屈的诗文典故,也由相关人物用活泼浅白的文字,甚至用网络语言现身说法。在如此自然、诙谐的交流氛围中,读者不但能领略古典名著的趣味,也能发现:许多当下听来十分酷炫的想法,原来大师们早就已经说过了;许多习以为常的做法,其实正是他们率先倡导并传承至今的……

《桥在水上》:用小说笔法写散文

◎ 楼耀福

读完王周生的散文集《桥在水上》,很过瘾。王周生用人物命运对那个荒诞年代的鞭挞是无情的,尖锐的,发人深思的。我们都从那个年代过来,读《沈农科》,我就想那些年里我身边的“沈农科”。车间里有个戴帽的“四类分子”,什么苦活累活都是他干,整天满头大汗,见人却总是低头陪笑。我想我关注过他吗?同情过他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王周生笔下的沈农科已成

为那个年代的一个文学典型。一篇《小米》,读来同样让我欷歔不已。很美的女知青小米在稻田插秧,因为插得快,把别人都甩在后面。跟在她后面的一个男生站起来喘口气,看见小米半个脊背露在外面,“肌肤雪白耀眼”。男生喊了一声:“喂,依衣裳太短,脊背露出来了!”就因为脊背露出被人看到,之后小米失踪了。两天后,河里浮起小米的尸体,令人震

惊的“小米的衣服下摆和裤腰,缝得严严实实”。今天的年轻人也许觉得不可思议,但在那个禁锢的年代却是不争的事实。殷慧芬写过小说《欲望的舞蹈》,批判的也是那个年代对蓬勃青春、欲望和人性的禁锢和压抑。回想当年,青春就像被铁丝绑扎的小树,硬是被规定往“他们”设定的一个方向生长,美丽却悲哀,令人窒息。我觉得这和封建年代女性在小小年纪被裹缠小脚在本

质上没什么不同。

作为书名的《桥在水上》以及《一撇一捺的人》等篇也写得好。王周生在歌颂人性美好的同时,更多的是思考人与人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2014年元旦,她与王安忆、王小鹰来嘉定,她与嘉定草编老人的交流,她硬是把超过她买的那顶草帽价值的钱塞在老人的手中。想起这情景,我似乎对她的这些文章更多了一份理解。

王周生是个优秀的小说家,优秀的小说家写散文,注重人物命运,注重细节,更注重故事背后丰厚的内涵,好看且耐看。